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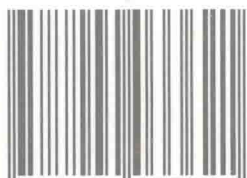
A soft, painterly illustration of a woman's face,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side with a gentle expression. The colors are muted, with a focus on the eyes and hair.

撞上夫君

好手好脚要养家活口已是万分困难，
突遭失明的她真不知要靠啥维生，
天可怜见的让她遇上这等大善人，
却不解他对自己为何好得过分，
没财没势没色的她怎会让人“把”上？
是不该相情愿的自作多情了，
就连他的双亲也威胁利诱的要她退让，
真爱难道真敌不过门当户对？

这好死不死的女人竟“撞”上他的车，
铁定又要来一段求名求利的缠人秀，
但出乎意料的是她不但自责甚深，
还倔强得不肯接受自己一再的援助，
让他心疼的卸下冷血面具想照顾她一生，
然她兄长遗留的谜团却让这护花之举受创，
才庆幸她的劫后余生，
以为两人从此可逍遥过活时，
一场突来的爆炸却毁了鸳鸯美梦……

ISBN7-204-03362-0



9 787204 033621 >

ISBN7-204-03362-0/I · 601

定价：9.80元

欢乐今宵系列

撞
上
夫
君

辛紫眉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欢乐今宵系列

撞上夫君

辛紫眉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32 开本 6 印张 120 千字

印刷:呼和浩特新华印刷厂

1998 年 4 月第一次制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7—204—03362—0/I·601

定价:9.80 元



1

争吵声吵醒了睡眠中的三个小孩。

十一岁的邱君慈左手搂着九岁的大弟邱君修，右手搂着七岁的小弟邱君贤，三人战战兢兢的听着从客厅传来的吵架声。

君贤终究年纪最小，终于忍不住哼哼的哭了起来。

君慈马上捂住他的嘴巴，那属于二一岁女孩的双眼却透露着无奈的早熟，低声的对小弟说：“嘘，君贤，不可以哭，要不然被爸爸听到，又要挨打了。”

君贤忍耐的压下哭泣声，将姊姊抱得更紧。

君修一脸阴黯的看着房门，仿佛随时会有怪物从那里出



现似的，良久，他才低声道：“我们都很乖，爸爸和妈妈为什么还要吵架？”

“君修，爸爸和妈妈只是心情不好，和我们无关。我们得赶快睡，免得被爸爸发现又打我们。你们快回自己的床上去。”

“姊姊，我好想姑姑，我们不能和姑姑一起住吗？”君贤低声问，语气里的渴望是他兄姊共同的希望。

“君贤乖，先回床上去睡，等明天爸爸和妈妈去上班，我们就打电话给姑姑。”

正当三个小孩各自回床上睡觉时，客厅传来了令君慈震惊的话。

君贤也听到了，但他不懂，抬头问姊姊。“姊姊，什么是离开？爸爸和妈妈说要离婚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”

“睡吧！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！”



邱雨如匆忙赶到哥哥邱进毅家时，刚好遇见兄嫂要上律师楼。

“哥哥，有什么事情大家坐下来好好谈，为什么要闹离婚呢？”她充当和事老。

“雨如，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来多嘴，孩子在屋里，你负责



看好就行了。”

“大嫂！”雨如转头看了看这已缘尽的大嫂一眼，期望由她身上看见转机，但她只是摇摇头。

“雨如，你是个很好、很贴心的小发姑，只是很遗憾，我们无缘再做姑嫂了，不过，我们仍是朋友，不是吗？”张心莹难掩悲伤。

“够了！张心莹，你只会在外人面前装好人，现在已经没必要了，你到底走不走？律师费可是很贵的。”邱进毅没好气的说。

“哥哥！”雨如无奈的看着他们坐进车里绝尘而去，所有劝告的话都往肚子里吞。

一桩婚姻演变到这种地步，早已没有第三者说话的余地。当然，除了律师，不是吗？

叹了口气，雨如登上哥哥租凭的二楼公寓，门没有关，她直接走进屋里。

三个孩子正安静的坐在长沙发上，动也不动，恍若雕像。直到君贤看见了她，才飞快的跳起来，冲进了雨如怀里，似乎还不知道即将要面临什么样的未来。

雨如蹲下身拥紧君贤，审视另外两个孩子。她看见君修眼角含泪，脸上有未干的泪痕，想必多多少少已了解发生了何事。而君慈呢？那眼神、那表情让雨如看了心酸。不敢相



信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会有那种迷惘、哀恸的眼神和表情。

“姑姑。”君贤偎在雨如怀里。“爸爸和妈妈今天一起上班耶！以前都没有。”

“笨蛋，爸爸妈妈是要离婚了，不要我们了！”君修大喊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

雨如将他拉过来，轻抚他的头，为他的话伤心。她抬头看见君慈依然正襟危坐的动也不动，鼻头不禁为之一酸。

“君慈，你也过来。”

三个孩子都偎在她身边时，雨如才徐徐道：“君慈、君修、君贤，爸爸妈妈是去办离婚没错，因为他们已经没办法再继续相处下去了。如果勉强继续生活，只会互相伤害对方，甚至伤害到你们，所以他们才作了这个决定。因为他们不想伤害你们，他们爱你们啊！”

“我不信！”君修低语。

“你们想想，他们是不是常吵架？他们一吵架，你们是不是很害怕？其实，为了你们，他们应该学习怎样好好相处，但是他们却做不到，只好以离婚收场。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要你们，以后，你们还是和爸爸住在一起，妈妈也会来探望你们，他们还是要你们，改变的只是他们不住在一起了。当然，也就不会吵架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君慈终于说话了，但是简单的三个字却让雨



如哑口。

真的吗？

不，那只是安抚他们的话罢了。

以哥哥今早的态度看来，恐怕往后若是见面仍免不了一顿吵，更何况和律师见面后，还会谈出什么条件尚不得而知。但是，她能这样回答孩子们吗？

看着三双等待希望的眼睛，答案当然是不能。

“是啊！当然是真的。而且以后会更常来看你们。”她爱怜的将他们拥得更紧。

“太好了！我最爱了姑姑了！”君贤甜甜的笑了，君慈和君修也露出笑容。

“好了，午餐时间快到了，你们想吃什么？姑姑来弄。”雨如轻快的问，试着想改变屋里沉重的气氛。

“我不要再吃面包了。”君贤首先反应。

“我也不要。”君修也附议，他都吃怕了！

雨如见君慈没说话，只好自己开口，“姑姑来下厨，煮几道拿手菜，好不好？”

男孩们欢呼起来，父母离婚的阴影似乎没有留给他们太大的影响。但对君慈来说，可能因为身为长女，又跟妈妈较贴心，所以影响较大吧！

“君慈，你们比较喜欢吃什么菜？”



女孩摇摇头，带点迷惘，记忆中并没有吃过什么。“我不知道，平常我们大部分都吃面包，不然就是泡面，妈妈说这比较简单。有时候爸爸会拿钱叫君修到巷口买四碗鲁肉饭，我们一人一碗，剩下一碗是给皮皮吃的。”皮皮，是家里养的狗。

雨如无奈的在心底叹口气，哥哥嫂嫂会离婚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唉！竟然对孩子疏忽至此，连三餐都吃的和狗一样！她真的好心疼这三个可怜的孩子，难怪他们总是面黄饥瘦，原来尽吃些没营养的东西。

“既然如此，那就让姑姑全权处理，不过，姑姑保证，你们一定会喜欢的。”

最后，雨如弄了四菜一汤，看见他们一扫而光的模样既心疼又怜爱。又看见君慈已稍微开朗些，她心头的压力也稍缓。

饭后，君慈乖巧的帮忙收拾碗筷，雨如惊讶的看着她熟练的动作，不解为何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对家事会那么熟练？一问之下才知原来平常就是她在做。雨如再次为兄嫂感到汗颜。

电话铃声此时响起，在客厅看电视的君修抢衿拿起话筒，“喂！找谁？”见到雨如走过来，君修将话筒拿给她，“他说他是警察，要找大人听电话。”

心里突然有股不祥的预感，雨如赶忙接过电话。“喂？！”



“抱歉，小姐，我们这里是警察局，想请问你是否认识邱进毅和张心莹？”话筒那端传来急切的声音。

“他们是我的兄嫂，有事吗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，我们接获电话，在仁爱路有车祸发生，是砂石车与小客车冲撞，小客车里的两名乘客当场死亡，我们从死者身上的证件得知死者的身份是邱进毅和张心莹，目前他们的尸体停放在台北长庚医院太平间，必须请你来趟医院认尸。或者请你通知其他家属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是他唯一的亲人。”雨如的心顿时沉入谷底，脑子轰轰作响，眼前已是一生黑暗，“至于张心莹，我会通知她的家人尽快赶过去。”

“抱歉，请节哀！”

“谢谢……”

挂上电话，雨如瘫软在地上，不敢相信这个噩耗，她真希望就这么昏死过去，什么事都不用去管。

但，一看见围在她身边的三个孩子，她又告诉自己要坚强，她如果倒下了，孩子怎么办？

现今，她必须考虑到他们的未来该何去何从，更重要的是，她该如何开口告诉他们，爸爸妈妈已经回不来了呢？她自己都还无法接受啊！”

“姑姑！发生什么事？”君慈小心翼翼的问。那颗小小敏



感的心，似乎学会察觉了什么。

雨如看他们一眼。不行！我必须振作，三个孩子需要我啊！

深吸一口气，她揽住三个孩子。“刚刚的电话是警察叔叔打来的，他说……爸爸妈妈不能回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君贤问道。

“他们……到很无冥地方去了……”雨如已然泣不成声。

“什么地方？”君修追问。

“是天堂……”

“死了吗？爸爸和妈妈死了，对不对？”君慈淡淡的问，没有一点情绪起伏。

雨如再次为她心酸，到底是怎样的家庭生活让一个小女孩的感情变得如此内敛？她真后悔过去不常陪他们。

“是的。他们死了，到天堂里去了。”

三个孩子并没有预期中的难过，或许这该归咎于他们并不曾拥有过父母的爱吧！

“我和弟弟以后怎么办？你会送我们到孤儿院吗？”君慈沉静的问，眼底却流露出压抑不了的忧心和惶恐。

“不！当然不会，以后你们就和姑姑住在一起，好不好？”

“姑姑！”君慈的叫唤声带着哽咽。

“放心，姑姑会保护你们的。”她安慰着他们。



孩子们像是安下心来，眼泪终于流了下来，他们偎在这经父母疼爱他们的姑姑身边，嚤嚤的哭泣。



台北的雨季几乎是见不到太阳，灰蒙蒙的天空代表了雨如沉重的心。因为她昨天才被迫辞了一份工作，原因是拒绝陪上司上床。

很悲哀，不是吗？用金钱、权势压迫她们这些可怜的小孤女以逞兽欲。

为什么老天爷不睁大眼，下道雷劈死那些人面兽心的衣冠禽兽呢？

飕飕的凉风透进衣服里，让雨如打了个冷颤，秋意是更加明显了。拉紧身上那件不太保暖的旧外套，她提醒自己，今天面试完，得到邮局领钱，帮三个孩子添些衣服。

想到她那三个可怜的侄儿，雨如忍不住叹了口气。她心疼他们又如何？以她那微薄的收入，支付了房租水电后已所剩无几了。

好在她毕业了，否则势必得休学。原来白天的工作再加上晚上的兼职，勉勉强强的这两个多月就这么度过了。但是，现在她又必须重新找工作了。更何况，学校也快开学了，三个小孩的注册费又是一笔数目，她撑得过去吗？



她已经好累好累了……

恍惚间，刺耳的喇叭声响起，雨如茫然的抬起头来，尚不知如何反应，一阵剧痛已传至她的大脑，她惊叫一声倒在地上。

“小姐！你没事吧！”

雨如呻吟着睁天眼，看见一位中年人紧张的望着她。

“你怎么会突然闯出来呢？现在是红灯啊！”

原来她闯了红灯了！她在心底责怪自己。

“陈伯！怎么样了？”在另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时，雨如已经痛晕了过去。

“少爷，糟了，好像撞得不轻，这小姐已经昏倒了！”

“陈伯，先送医院。”那人脱下西装外套，上前将雨如轻轻抱起。



在医院中，孟堂轩坐在手术室外，表面上看来依旧平静无波，可内心却风起云涌，那女人是谁？

由她突然冲出路面的情况，他难免怀疑她的身分，因为类似的情形在他身上已经发生过三次了。其中两个女的是想乘机攀上他，另一个男的是想以此要个工作机会。反正最后的目的总是要钱。



虽然三次都在千钧一发之际紧急煞住车，没有造成任何伤害，但他们仍是想尽办法打算敲一笔，尤其是女人，使媚撒泼的就是想打孟夫人宝座的主意。

这次这女人又有什么要求？名？利？地位？想必缺一不可吧！

“少爷，您先回公司吧！这里由我来就行了。”陈伯办完手续，走到孟堂轩旁边恭敬的道。

孟堂轩瞥一他手上拿着的牛皮纸袋，那是那女人的东西，里面有些证件和身份证明。

“东西给我。”他指了指陈伯手里的纸袋。

陈伯恭恭敬敬的递过去。

拿出里头的东西后，孟堂轩不禁一愣，最上头的不就是“飞达集团”的面试通知吗？时间就是今天早上十点，也就是他刚刚打电话给刘经理要其代为主持的那场面试。

他该说声“好巧”，不是吗？孟堂轩嘲讽的撇撇嘴，现在的社会真那么难生活吗？为了一个工作机会，值得冒生命危险撞车吗？

看来她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彻底，否则如何得知他的时间表，又“恰巧”的在那个路口死角撞上他的座车。他该为她的努力报以热烈的鼓掌吗？

“陈伯，打过电话通知她的家人了吗？”



“打过了，可是是个小女孩接的，不过她说会赶过来，医院名字、地址都问的很详细，听得出来是个好孩子。”

小女孩？和她是什么关系？女儿吗？他翻看手里的履历表。不，不是女儿。她未婚。

她叫邱雨如，二十三岁，台大外文系毕业，精通英、日、法三上语。能力似乎还不错，英文打字一分钟有九十个字，还算可以，速记能力也可以，的确是个人才。如果她循正当途径去面试的话，至少有五成以上的机会可以得到工作。可惜！

走廊尽头，一名义工带着一名小女孩走来，他有预感，那小女孩是好搏人。

女孩大概只有九岁或十岁吧！这是以身形来判断。等她走近时，那眼底的光芒让孟堂轩刹那间误以为是个成年女子。

是什么因素让这女孩小小年纪就如此早熟？是因为有这种不择手段的亲人吗？

“对不起，我是邱雨如的亲人，请问她现在好吗？”君慈礼貌、客气的问着，在这种状况下，他都看见她的手抖如秋风落叶了，但她说出的话仍是那么镇定。

“她在里面。”陈伯指了指手术房。

“对不起，老伯伯，我两个弟弟还在门口，可不可以请您



借我两百元付车钱，等姑姑醒来我会还您的。”君慈羞愧的低语，姑姑的教导她没忘，但眼前的情况让她不得已的开口求人。

孟堂轩示意陈伯出去付钱。

“谢谢您，叔叔。”君慈了解这位坐着的人才是掌权的人，于是向他道谢。“请问我姑姑为什么会出……车祸？”车祸至今仍是她的恶梦。爸妈就是车祸丧生的，想到此她不禁又开始发拌2。

孟堂轩不知道小小年纪的她能不能理解，但仍是将当时的情形说了一遍。

君慈静静的坐在另一边，低头头，默默无语。

他注视丰她，突然发现女孩的裙子被一滴滴的泪水污染开来。她在哭，却不像一般孩子嚎嚎大哭，只是偷偷饮泣，甚至，好像还怕他发现。

为什么？这么小的年纪，为何能如此压抑情绪？

“放心，你姑姑不会有事的。”他安慰着。

君慈沉默良久，才抬起头。“对不起，替你带来了麻烦。”她一脸歉疚。

孟堂轩愕然，不懂她的意思。

“姑姑一定是累坏了，才会没看清楚红线灯，连累了你，真抱歉。”君慈乖巧的说。



孟堂轩有生以来头一次哑口无言，不只是因为这段话不应该是一个小女孩说得出来的，也是因为她话里的含意。她不仅没有责怪他撞了她的姑姑，反而道歉！这是怎么回事？

还有，她相信她的姑姑是累坏了，才没注意灯号，该说她是纯真善良呢？还是什么？毕竟只是个小女孩，再如何早熟，还是看不透人性的。

“不，是我们撞伤了人，我会负责到底的。”他只好这么说。毕竟这是理所当然，先不论谁对谁错，受伤的一方永远有理。

“叔叔要给我们钱吗？”君慈偏着头问。

孟堂轩眼光一闪，“会的，除了医药费，我会给你们一笔钱做为补偿的。”那女人教养小孩还真成功，不是吗？他轻蔑的想。

“姑姑一定不会拿的。”君慈低语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错在姑姑，所以姑姑不会拿你的钱，可能连住院的钱也不会让你付。”

不可能！

他想反驳，但仍忍住。会吗？这世界还有这种人吗？

“姊姊！”两声童稚的叫唤声传来。循声望去，两个瘦小的男孩跑了过来。